

老子翼

二冊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臣以爲
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夫有以啓
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
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詘也卽
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
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
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

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
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
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
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
至絕而弃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
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
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
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

學爲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卽芸芸竝
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
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
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
得無故老明有卽無審知有之卽無也則
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礙之
矣斯又何絕弃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
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

也季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
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
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
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
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季以來觸塗成
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
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
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

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
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
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
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
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大幸爲無事人矣時
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呂相訊余以
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
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

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
經之語雖徃徃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
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
爲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
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己出也
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
於是輟不復作第取葺人所疏手自排綴

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
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
敘之藏於家

告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
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
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
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
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
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

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
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
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
無為之妙也詎淺又未深于道者所
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
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

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
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
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
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採取其足以
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
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
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金陵徐智刻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

采摭書目

上篇

卷之二

下篇

卷之三

附錄

考異

老子翼

采撫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強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虞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激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溫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提綱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書目

終

李善注會元

注元問世

風自發辭

林蔭翠鳳台

晉書八十大贊

南岳采藥錄

漢書八十大贊

李宏甫雜志

漢書八十大贊

王徽南表子

漢書八十大贊

蘇丹學案

漢書八十大贊

老子翼卷之一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可

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始。制有名。是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為讀老子此
欲有欲為讀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
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
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
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
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
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
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
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
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
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
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
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
所具也若夫于聖之所
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
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

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
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
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
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
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
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
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
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
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
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
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
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
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
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
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
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
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

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
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去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
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
矣名爲一而無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
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
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
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有
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
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
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
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
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
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
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
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
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

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
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季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
變至于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

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
常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
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
之理已具于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
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
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無之間故妙者
大道也無也微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
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于有
妙即微微即妙妙有即空空即有有本同其末異故同
謂之玄不獨此也至于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微之間
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于
微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筆乘

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微也
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成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

言蓋無之爲無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
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

歸于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
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無
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外更有無安得為無蓋
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為空
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
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
無常有哉噫安得知
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
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
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聲夫
音符

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
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

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
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
異以殊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
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
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
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
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
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資猶先後之
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
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
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
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無弃物教無弃人使在物無
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為
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
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
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

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前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出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則失之意夫是以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

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謂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謂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存已

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註

美之為美真善散斯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

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

美孰為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人皆知美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嘗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關則其有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知故止言其實而不

而教故其教無所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

無為則無不治。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

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取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

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則欲以示之則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欲以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廢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

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

老子翼

卷之一

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人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以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

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字以人言
鏡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

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謂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為眾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為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矣彼騁能校才露光駭眾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于乃可以為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積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

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歿

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奔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

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歿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眾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註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看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

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聲而為言見于事而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

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索
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
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
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
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
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
而巳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
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
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
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不
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
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
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
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
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
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歿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
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

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
其遣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
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
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什玄牝又指一處
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
形尚無有生安有歿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

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馬言見其生
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
存而不可見也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
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
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歿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歿不歿
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
牝者能生者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
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
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邪則惡視其存哉若存而
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
容心脗合而已
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
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
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
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
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
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以人所見者言
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
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
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
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
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
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
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時故
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
之不死不歿則不生不歿者能生天地之體所以能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
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緣于不得已而
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存身先立于無何有而物
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存者吾之私也後其
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
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
天地人之所以為天地之能長且久

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
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
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
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
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
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
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
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
外于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

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
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
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
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
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
成人之私物得其私
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

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
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
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
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
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
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
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
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
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

老子

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蛇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不竭故以與則善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干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物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眾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釋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

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所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眾人所處上彼獨處下眾人所處高彼獨處卑眾人所處易彼獨處險眾人所處逆眾人所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眾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左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持懼其

蘇註知盈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持也。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持懼其

若夫聖人有而不用持無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
鏡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鏡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
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
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
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
鏡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鏡故曰揣而鏡之
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
法天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名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
無私而成其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
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
為有而有之以為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
于度情鏡者利于入物日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
遇其變則揣鏡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
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

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已曾
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
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
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
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鏡以為工乎苟非無
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
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
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
之域皆可
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
鏡而揣之不善况盈而不持鏡而不揣者乎盈
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
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
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况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
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乘也。營如經營。怔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

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

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條如水之濯除。如糞

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華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

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

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疑。不為物遷。雖

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眾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眾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徽。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

老子翼卷之六

而巳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
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
然而未嘗有能知之乎明白四達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
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
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
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
以生畜萬物又能不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
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漫之以體天之道而
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
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
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
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
謂也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
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
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
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
此則雖愛國治民不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
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開
闔常在于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

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
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
有為而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
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
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
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
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
語道故能條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
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
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
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
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
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
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為有
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
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

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無乎知神之為矣營營衛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瑕疵未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瑕疵未能無疵則可為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為之而不能無以無為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為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為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著則魂即為魄如水凝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六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情歸性眾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眾人謂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乾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天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

于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
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德而向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絀老子者猶
謂其弃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
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平聲埏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埏和埴也

蘇註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

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

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
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
其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而無之為
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
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
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
以為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輻也輻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

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

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

此器非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

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
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
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入之實腹有氣所

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馳騁

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觀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

畋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為目者，色也。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者，聲也。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為口者，味也。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

之者，心之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

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不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為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而耳目口分神之，用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

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為目聞不以聲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養己不為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

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

託天下

為吾之為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

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不能加成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

疾疾病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攫之于外未
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
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
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
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
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
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
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
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
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
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
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
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為心言驚則知身
之為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
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
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
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
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

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
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
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
為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萬

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
于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于人唯聖人能免此
二者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
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途
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妙莊子曰忘其所
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
母我理與是同學期于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弃而
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
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
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
則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

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
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
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
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
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
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
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
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
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人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
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
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
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音團執也
詰契吉反皦

古曉反
明也

李約註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
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

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
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
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
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
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
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
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而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
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
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

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
出為視為聽為觸為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
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
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
者皆麗於陰陽故上暲下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
不暲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
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
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
非無也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
無者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黃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
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
聲也日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
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
滅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
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
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

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
聽也搏也混而為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
為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
光而下為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暲其下非
土也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
名故復歸于無物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
疑于無物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
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則長于上古而不
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而不
為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所謂古者非異于今也以知古之所從來也誠知
今者非異于古也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
自始則知今之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
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
之以為德矣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
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

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昭然為
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
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
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不

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不
一三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不
無一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言之以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形器之所固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
混而為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
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
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
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
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

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
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
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強其丈反豫猶皆獸名
豫象屬也龍右謂犬為

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
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
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
潛也水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
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
也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新也同然皆得能成
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

士者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豫者先事而戒
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
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
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
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為已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
同于大空凝為我體如水有氷故為道有氷解凍釋
者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嘗
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
本而已矣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氷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于人偽故若樸也性全
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
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弥濁唯靜以
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
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
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
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
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
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
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于新
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
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于成而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死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

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眾父父故曰天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
立山雖去而後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况其他乎不
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壽瀾之生
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
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
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
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
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
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
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
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
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
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
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
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
為我者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
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
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
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
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衰而憐之何所
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
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
矣此

呂註

係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
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于萬物也息而後見其

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
所以作與其所以歸根而不在彼其所以歸根也
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
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
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
根而靜者非靜之而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
知而莫足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
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
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
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
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
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

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為一
而無私焉大也夫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
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
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
不殆久而至于沒身
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
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
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
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始
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
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
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
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
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
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
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
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
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

久可以不死
特其餘事耳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譽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
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註

大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
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衰仁

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
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
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
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
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
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
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
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
我自然而然而然則親譽畏
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
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
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
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
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
信有餘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
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
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
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諭
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之意必有以文
之而後諭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
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况于畏之侮之乎然則欲
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
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
處無為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爭遂百姓謂我自然
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
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
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
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
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
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于民有不以其實者
焉而日趨于華於是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
也此下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
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大行之疑
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
其生及其功既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
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
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
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
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

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湖江

王介甫

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別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呂註

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桀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仁子子為義而人以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足以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

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弃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弃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上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弃禮樂以明

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弃智絕仁弃義絕巧弃利

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弃智絕仁弃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弃智絕仁弃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弃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弃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弃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弃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

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弃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太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眾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竊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未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弃孝慈之實用。盜賊而弃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

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弃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

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垢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兮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

益增所末聞積之不巳而無以一之則以學求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畱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復畱亦喪之入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入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呂註

上絕弃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弃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

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
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
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弃之
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
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
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
大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
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
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
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衆人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
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
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
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
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
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

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
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衆人逐
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
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欲
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
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

學學不至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

而可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無得為得皆仁義也使學
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為
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于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
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
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
幾何及其為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
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
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于絕學有不難者然聖

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昧于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流于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夫而豈若善之有涯淡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

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

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

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

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

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

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

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

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

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

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

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

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

明明則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

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惚

則不礙不礙則晦晦則疑于無物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

者疑于無物而有物者則疑于無物也然其狀又曰有神

也神之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曰有神

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故曰窈冥者神之又曰有神

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

閱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暵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
 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
 道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
 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故曰吾
 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而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起以道起吾不知
 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
 不可常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恍惚之中有物于窈
 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中之有人所不知而
 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中之有之有人所不知而
 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不唯無中
 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
 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
 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
 以其體于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
 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

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
 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
 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閱
 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
 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
 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
 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
 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
 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
 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

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芒蕩難于湊泊矣不
 知惚恍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
 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爲假
 常爲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
 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
 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

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爲。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能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符夫音

窪鳥瓜反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

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

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

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以曲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天下之不見而見之而我不可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

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而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知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敝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

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
芻喪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于岐路

帝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有不信；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

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

不足見聽之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

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

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

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

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淫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

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

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

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

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

以得失疑道也。**呂註**：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

以言，則言出于自然，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

出于常然也。故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

出于常然也。故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

出于常然也。故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

之所謂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
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
是以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
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
行日跨立而跋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
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
耳目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
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
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
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
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
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
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
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

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
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
殆不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

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

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

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

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
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
求之則逝而往矣自然其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
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
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

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矣之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所則大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

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脩也先天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則不知其

終既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由其大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況于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疎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已曰重不離位

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

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于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于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

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以之。而臣則無為。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不主。而為天下用。則君亦有為。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輕人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于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為役之矣。又何以甚于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若失重，根躁則失靜。若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

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

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于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弃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弃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襲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于為惡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有為之善

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弃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

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

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眾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

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
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不故為天下
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
積物之能通而無迂者也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
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迂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
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
嬰兒矣白于色為不染于物為明于行為水于數為
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
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
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
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忒則不離者不離其
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
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
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
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政為天
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者也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
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
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

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
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
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
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
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
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
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
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
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
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
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
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
益在人人加于我而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
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
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
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
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

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
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
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
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
割

純甫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
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
谿谷在下眾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之意常德真
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
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與詩體
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
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
下二者放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
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
必知其在下所能獨成者固有時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
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貴不生于貴而生于賤是

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
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
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
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為谿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
正以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
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
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
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
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
長也樸可以割而為器而器不可以為樸官長可以
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
子猶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
已不然逐子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之求與物相刃
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
或強或羸或載或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

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墮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

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非見有于取天者非為而天下而執之者也是以凡此者真知所以隨有响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為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

其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已遇物則雖六尺
之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歟取者取
物是其有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已為之入方
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
物于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為有則物與
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于前而不知隨
者在后如形影之不可舍响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
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
而已則墮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
態有有者不知由已不故此患而更與為競夫
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
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于無以酬萬變方其
為也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响
吹強羸載墮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
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
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
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

下為實有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為撓之以有物執
之而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
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嗟
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
或弱而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
行者為隨嗟者為吹強者為羸載者為墮則雖天且
不可而況于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
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其可行可嗟可強
可載者不至于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墮
者不至于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
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
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
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
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
適當不可復過此
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也處上聲善卽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

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

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歿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歿乎

呂註

人主者無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爲之不已兵弊至于以兵強之雖

佐人主者任在于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于主道之無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克敵之謂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于守柔以爲強乃所以壯壯而老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弃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老則物而巳豈道之所以物哉故曰物壯則老老則物而巳豈道之所以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

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
故荆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
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
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
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
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
老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
盡年而歿而況于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
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
謂不道不道之事
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
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
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
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呂註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
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
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
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
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
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
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
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于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

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旦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亦無名故將

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海非江海名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

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秕糠足以陶
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實矣沖氣升
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胎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
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
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
逐未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
也江海之水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
物賓其
所宗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
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
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
臣其所自始與其所以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
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真君君
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
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
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

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為也工宰
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
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
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
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
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樸雖小天下不敢

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
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
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
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矣王
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
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唯其未嘗棄物物立于
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
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
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未
嘗不通于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
若以器取之則水陸
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僕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遷淡然自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

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

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于自知則其于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為構曰以心鬪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于已而強行之則

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
久能存其所存則雖久而未嘗亡也故曰久而不亡
壽者

息齋註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
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
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
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
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
于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
生漸離諸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
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于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
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
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農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灰佛氏之不滅與灰
而不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灰同謂之
神聖人之灰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灰之未有異
也夫唯生灰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蝸甲蛇蛻
寓之而已蓋蝸之甲已灰而其蝸未嘗亡蛇之蛻已
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灰不滅也曰夫至

人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
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灰則又曰灰而不亡何也蓋
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
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
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
灰有灰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其大

汎無繫
著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
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辭成
而不可有者唯道而已大而為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
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

可左右也。凡物之大小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唯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不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不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于小，可名于大，爾言不可名于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其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希聲註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饜，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不足，以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不足，以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為之遽廬而已非可久者也出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

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于形器如過客之寓于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于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

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歿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自然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呂註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歿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于無形之際安可使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所以幽將不能窺而况于人乎易曰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與伏柔弱而自藏于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

操至權以獨運幹萬物于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使衆
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衆
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知幾
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
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
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
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淵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
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以自託柔弱以爲表
獨化者邪易曰吳以行權莊
子曰于魚得計義協于此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
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
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
者雖未形已然而實至明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
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
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後而明
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後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
深斂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
後炫此理以示人后覺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
器示人是也莊子法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

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姦雄竊之
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喻
之以利器云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
不可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
欲奪反與之夫欲歛反張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
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
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
歛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
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
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魚既不可脫
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
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
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矣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

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註

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名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

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苟利

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真而正之使無

得動夫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則同于道矣下德為之

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

為之心必有無為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

為無為而至有為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首篇以常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

呂註

萬物皆有各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為

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

知無為而已無為而無不為則未嘗有夫無為也故

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

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

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之樸而已方其

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為而

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為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

侯王守道以至于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

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

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

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

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棄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

